

► 道画合一

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士人精神

2008 年度西北民族大学重点学术著作资助项目

雷涛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年度西北民族大学重点学术著作资助项目

► 道画合一

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士人精神

雷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道画合一：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士人精神 / 雷涛
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6-04121-5

I. ①道… II. ①雷… III. ①石涛 (1642~1707) —
中国画—美术评论 IV. ①J21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0568号

责任编辑：贾文

封面设计：贺杨坤

道画合一

——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士人精神

雷涛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5.25 插页2 字数226千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978-7-226-04121-5 定价：28.00元

导 论

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清初的画家石涛，以直师造化、我用我法、无古无今的创造意识和个性表达方式，给当时以仿古为能事、陈陈相因的画坛吹来一股劲风，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画面目多变、用笔大胆、直抒胸臆而又酣畅淋漓，涉猎面很广，花鸟、人物、山水无所不能；他博学多才，将诗文、印章、书法、绘画融为一体，自成风格；他又是一位杰出的艺术理论家，撰写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对清中期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画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画论、画跋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受到历代书画家的极力推崇。何绍基称此书为“空诸依傍，自出神解，从来为丹青家所未道”。^①

一、学术史研究综述

从20世纪20年代起，近代书画家和美术史学者已撰文提及石涛及其创造精神，不过多为印象式概述。从1933年起，傅抱石先生有关石涛的一系列考证文章问世，显示了现代石涛研究的正式开始。迄今为止，有关石涛的研究已走过70余年。随着新材料的继续发现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关研究正逐步走向深入。

大陆关于石涛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30年代至70年代为第一阶段，主要着重于对石涛生卒年及家世的研

^① 李万才：《石涛》，吉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究，同时对《画语录》及其生平也有初步涉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石涛的生卒年上，出现了大量考据文章。如傅抱石的《石涛丛考》《石涛再考》《石涛上人年谱》^①，俞剑华《石涛年表》^②、启功《〈石涛上人年谱〉商榷》^③、汪世清《〈虬峰文集〉中有关石涛的诗文》^④、谢稚柳《关于石涛的几个问题》^⑤。在石涛生卒年的确定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有关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和绘画成就方面，涉及很少，仅出现《石涛画语录》^⑥《石涛研究》^⑦《石涛画语录译解》^⑧等著述，大多停留在印象式概述上，有待深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在资料整理上做了重要工作，客观上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80年代末至今为第二阶段，在石涛生平活动及交游方面，学者们利用新材料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准确和详尽的研究和思考。出现了汪世清的《溪南老友吴兼》《怀谢楼在哪里？》《石涛行迹与交游补证》《白沙翠竹江村》《石涛交游补考》^⑨等系列文章，崔锦《石涛北行及其津门交游考》^⑩、曹德珪《石涛属籍刍议》^⑪、薛永年《石涛与戴本孝》^⑫、徐邦达《石涛妻女问题》^⑬等文章。不少研究石涛的专著，也侧重于发掘石涛

① 傅抱石：《傅抱石美术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② 俞剑华：《俞剑华美术论文选》，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启功：《启功从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文物》，1979年第12期。

⑤ 谢稚柳：《鉴余杂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

⑥ 俞剑华：《石涛画语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

⑦ 郑拙庐：《石涛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版。

⑧ 黄兰波：《石涛画语录译解》，朝花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

⑨ 《大公报》，第102、119、152、324期。

⑩ 《美术史论》，1985年第1期。

⑪ 《广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⑫ 《艺苑》，1989年第4期。

⑬ 《文物》，1998年第1期。

的生平行迹交游考，如《石涛评传》^①《石涛》^②《石涛研究》^③等。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石涛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石涛绘画理论方面的研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石涛研究专著及论文。如伍蠡甫《苦瓜和尚画语录札记》^④、郭因《石涛的绘画美学思想》^⑤、张少康《论石涛画语录的美学思想》^⑥、韩林德《石涛与画语录研究》^⑦、叶长海《石涛画语录心解》^⑧、陈炳《石涛画学论》^⑨等，对石涛画学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更多的文章和专著则偏重于对石涛具体美学概念的探讨，如叶朗《石涛〈画语录·尊受章〉的解释问题》^⑩、薛永年《石涛蒙养生活解》和《画法关通书法律——也谈石涛一画论》^⑪、唐俊明、卢根《对石涛〈画语录·尊受章〉的讨论》^⑫、钱岗南《对“一画论”的三层思考》^⑬、陈传席《石涛画语录中的“生活”正解》^⑭等，内容主要涉及石涛评传、年表、交游考辩和画语录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研究和书画研究，如薛永年《石涛与戴本孝》^⑮、罗勇来《佛教哲理与石涛〈画语录〉》^⑯、张长虹《石涛黄山图及相关问题研

① 韩林德：《石涛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李万才：《石涛》，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③ 朱良志：《石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⑤ 郭因：《审美试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⑥ 《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⑦ 韩林德：《石涛与石涛话语录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

⑧ 《文艺研究》，1992年第1期。

⑨ 《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1期。

⑩ 《美术研究》，1980年第4期。

⑪ 《美术研究》，1982年第1期，1988年第1期。

⑫ 《美术研究》，1982年第1期。

⑬ 《美术史论》，1987年第4期。

⑭ 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⑮ 《艺苑》，1989年第4期。

⑯ 《美术研究》，1993年第2期。

究》^①、杨忠东《石涛山水技法解析》^②等，丰富了石涛研究的学术成果。

海外、港台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1. 结合哲学、美学研究成果，着重从宏观方面对石涛绘画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梳理。如厄尔·杰罗姆·科尔曼《石涛绘画中的哲学》^③、高美庆《石涛画语录探源》^④、徐复观《石涛之一研究》^⑤、姜一涵《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⑥等。2. 石涛身世与交游行迹考。有薛慧山《历代画家评传——石涛》^⑦、明复《石涛原济禅师实考》^⑧、方豪《重订石涛生年》^⑨、李叶霜《石涛、喝涛及其他》^⑩、徐复观《石涛生年问题补记》^⑪、傅狷夫《石涛上人年谱正误》^⑫等。3. 有关石涛绘画风格的研究，有傅申《明清之际的渴笔勾勒风尚与石涛的早期作品》^⑬、Roderick Whitfeld, the Painting of Tao-chi^⑭，James Cahill, Fantastics and Ecceneries in Chinese Painting^⑮、新藤武弘《石涛与〈庐山观瀑图〉》^⑯、安濮《石涛〈庐山观瀑图〉和17世纪的观察方式》^⑰、方闻

① 《新美术》，2000年第1期。

② 杨忠东：《石涛山水技法解析》，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周济祥：《外国学者论中国画》，湖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

④ 《石涛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

⑤ 徐复观：《石涛之一研究》，1968年台北民生评论社。

⑥ 《艺坛杂志》，第164~176期。

⑦ 《艺海》，第3卷第3期。

⑧ 《艺坛》，第80~97期。

⑨ 《东方杂志》，第5卷第10期。

⑩ 《大陆杂志》，第37卷第11期。

⑪ 《明报月刊》，第7卷第10期。

⑫ 《畅流》，第6卷第6期。

⑬ 《中华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2期。

⑭ Roderick Whitfeld: the Painting of Tao-chi,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⑮ James Cahill,Fantastics and Ecceneries in Chinese Painting,New York,1967.

⑯ 《石涛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

⑰ 《石涛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

《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①、高居翰《气势撼人——17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②等。海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石涛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在具体的绘画风格研究上，弥补了大陆研究的不足。

综合起来看，70年来关于石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石涛的生卒和生平行迹的问题

石涛的生卒年，清人所撰各传记均无明确记载。石涛画迹上也无直接标识。因此研究的证据和资料，主要来自于石涛的题画诗文，但由于石涛画作的赝品颇多，真假资料所记编年相互矛盾，对于画迹的鉴伪工作又做的不够，因此关于石涛的生卒年月，不同学者的说法有很大出入。傅抱石根据石涛《重午即景堂幅花卉》中诗句及跋语，断定石涛的出生年为明崇祯三年，即1630年5月，根据1707年后无诗跋可考，推测卒年为丁亥1707年7月。俞剑华也根据相同题跋得出同样结论。郑拙庐在《石涛研究》中对此加以重新考订，认为《重午即景堂幅花卉》已不可见，难以断定真假，而《五瑞图》却为石涛亲笔所画，图上题“耄耋太平身七十”，从所题乙酉前推70年，为1636年。卒于1707年。谢稚柳对以往的材料作了认真的考订与甄别后，指出石涛应生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即公元1641年，1710年石涛尚健在人世。之后随着石涛晚年好友李麟《虬峰文集》的发现，郑为根据李麟《哭大涤子》诗确定石涛卒于1707年，生于壬午（1642）年。迄今为止，关于石涛的卒年，学界基本界定为1707年。但对于其生年，尚有1641年和1642年两种说法，但总体服从1642年一说。

（二）关于石涛的身世行迹及交游问题

清人所著画家小传，谈到石涛身世时多言其为“楚藩裔也”，只有陈鼎《暗尊者传》称其为“前朝靖藩裔也”。傅抱石《石涛再考》考定石涛为明

^① [美]方闻，李纬昆译：《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② [美]高居翰，李佩桦译：《气势撼人——17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高皇伯兄南昌王孙守谦之后，悼僖王朱贊仪十世孙，朱亨嘉之子。《石涛丛考》则考定其生于湖广永州清湘县，即今之广西全州，这一判定基本上是符合石涛身世的。经过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积累，石涛的身平已可大致勾勒出来。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有待得到更为详尽的证实。如石涛曾旅居的地点、他的交友范围、晚年的身份和家庭以及在1684年和1689年两次接驾行为的评价。不少学者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汪世清自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考证文章，修正了傅抱石《年谱》的失误，指出石涛的一批画作于南京“怀谢楼”而非北京“怀谢楼”，并对石涛晚年的朋友劲庵和少文做了考证。朱良志在《石涛研究》中对石涛交游、禅道渊源做了一系列考证，拓展了石涛交游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关于石涛晚年出佛入道的问题，韩林德、郑为、朱良志等学者发掘许多资料证实了其可信度。但石涛在晚年书信中提到的“家口”，至今仍无法断定是指他的妻女还是门人弟子。而关于石涛的两次接驾行为，学者们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为其接驾行为辩护，认为是不得已而敷衍的行为；有人对此强烈批判，认为是不能原谅的变节；还有人保持中立，不褒不贬。

（三）《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

石涛的《画语录》虽然只有短短6000余字，但语言晦涩，深奥难解。而且《画语录》还有《苦瓜和尚画语录》和《画谱》两种不同版本。虽然它们在字句上相差不多，但在观点表述上却产生很大差异，因而各家对《画语录》的理解也有很大出入。关于石涛《画语录》的译解，出现了很多版本，有美术丛书本、俞剑华标点本、黄兰波注《石涛画语录译解》、朱季海注释《画谱》、韩林德标注版《画语录》、杨成寅注释本和吴冠中从绘画角度阐发的《我读石涛画语录》。不同版本有不同的解释。由于石涛在《画语录》中提出了一画、蒙养、生活、尊受等概念，各家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渊源上去分析和解释这些概念。比如石涛“一画论”的来源，俞剑华、郑拙庐、温肇桐等人，都认为是受其师旅庵本月“一字不加画”的启发。因为石涛的大半生是在禅门中度过的，因而不少学者都试图从佛学的影响上来解释石涛的诸多概念。比如罗勇来、束景南、朱良志就认为

“一画”中包含了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成分。又由于石涛“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等说法与老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有无辩证关系颇为相似，因此韩林德、厄尔·杰罗姆·科尔曼、周怡等学者都从道家哲学的角度来解释“一画”。杨成寅则认为石涛的“一画论”，主要吸收了老子《道德经》中有无相生观念和儒家对《周易》太极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的合理成分，阮璞也持类似观点。

总的来说，关于石涛绘画美学思想研究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

首先，由于石涛自幼出家为僧，晚年又作了道士，不少学者便倾向于从儒、道、佛的影响去解释石涛思想和他提出的概念，缺乏对石涛独立精神的深入分析。虽然不同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体未脱离佛、道影响这两种立场。“一画”本是石涛提出的一个独立的概念，但在佛、道影响的阴影下，被诠释为本月禅师“一字不加画”和老子“天道观”或《周易》的衍生物。在此种研究角度的影响下，石涛《画语录》的思想被缩小，独创性被削弱，难以公正全面地评价石涛。

其次，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提出不少新的概念，如一画、蒙养、生活、尊受等，虽然许多学者对此撰写了大量文章对这些概念加以阐释和说明，但由于石涛文字的晦涩艰深和语言的多义性，至今学者们仍相互悖难，尚难达成共识，而对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梳理也显得十分薄弱。

此外，石涛资料整理的匮乏影响了石涛的研究脚步。目前对其题画诗跋的引用资料基本上还沿用清代汪铎辰的《大涤子题画诗跋》、清汪鋆所辑《清湘老人题记》、陈霖生《石涛题画录》和黄宾虹所著《大涤子题画诗跋》等较早的版本，少有新资料的出现。加之石涛许多书画流向海外，对其真伪考证更为困难，真伪作品混淆，影响到石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最后，石涛提出的“我自用我法”、“笔墨当随时代”本是针对当时“四王”画派一统画坛，画家只知摹古，不知创新的僵化习气提出的观点，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如果进一步追寻石涛批判精神的文化渊源，可上溯到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社会理想。研究石涛，如果只

追求石涛口号的表面意义，忽视它存在的社会背景，就容易误读原著的精神。

针对石涛研究的上述问题，本文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对石涛《话语录》的概念做了系统的整理，并追溯了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

二、选题依据及意义

如果以绘画美学思想建构的完整性和艺术的独创意识而言，石涛无疑是清初画家中最具鲜明色彩的人物。在这一点上，即使是与他有着相似艺术追求的其他三位画僧也无法相与比肩。他不仅具备超脱的时俗艺术观念，汪洋纵肆的艺术才情，执著不辍的探索精神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而且以冷静的眼光体察出艺术本体与造化自然、情感与笔墨、师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阐述出系统严密的美学体系。

为此，本文试图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从士人精神的角度，对石涛的绘画美学思想、生平行迹以及对近代影响的诸多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如果仔细剖析石涛的绘画美学思想和他的行为，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定位并不牵强。士人对道的理想追求，对修身的重视和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在石涛身上都有明显体现。虽然石涛早年被迫出家为僧，晚年又蓄发修道，但这些都不过是其表面的身份。拨开石涛身世和行为的重重迷雾，我们可以发现他既沉醉于山水花鸟的笔墨云烟，吟诗作赋，忘情江湖，同时又充满了对人世冷暖的关怀和愤世嫉俗的文人情怀。其思想的实质为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土”。

纵观整个文人画史，我们会发现文人画家与非文人画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以“道”自任，讲求个体生命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感悟和重“道”不重“技”的绘画态度。在文人画家眼中，天、人、画之间始终是不离不即，紧密相连的。无论他们是位居庙廊还是飘然世外，都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怀有一份深切的隐忧。特别是遭遇到“天下无道”的混乱秩序

时，他们或直接干预，或以画笔为唇舌，对社会黑暗进行揭露和批判。正因为整个文人画家群体具备了士人精神的若干特征，我们甚至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士人画家”。在石涛的画中充满了上述“士人画家”的典型特征。

不仅如此，在石涛身上还反映出明末清初士人气象的新变化——儒道交融和士商融合。在阅读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时，我们常常很难分清其中的哪一部分是受儒家的影响，哪一部分是受佛道的影响。准确的说，石涛是汲取了三家的思想精粹而自成体系。从石涛晚年的书信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画家晚年的商业走向。

作为一位典型的文人画家，在石涛身上时时闪烁出土人精神的矍铄光芒。他的“一画”，是天道、人道、画道的交集。从天道的角度讲，它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从人道的角度看，它并不是抽象独立的，必须被人加以掌握和利用；从画道的角度讲，它决定了绘画的根本规律并能在具体作品中体现出来。这样，“一画”就起到了沟通天、人、画的作用。为了弘扬“一画之法”，石涛不断徘徊于出世和入世的两端。当他发现自己的“画道”不能以正统的方式出现并被社会所接纳时，他选择了以异端的形象出现。难怪石涛被王昱贬抑为“格外好奇，诡僻狂怪，徒取惊心眩目，辄谓自立门户，实则邪魔外道也”^①。

相对于“四王”对笔墨语言进行的精心实验，和对古代文人艺术风格主义的演绎和总结，石涛更注重以主观情志驾驭艺术中的自然与形式，和伸张情感意蕴与个性精神。他的探索更具一种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可以说，正是石涛开启了文人画在其发展的后期，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历史。

即使是传统文人画成为历史，现代水墨画方兴未艾的今天，水墨画在面对当代西方艺术的强大冲击、绘画式样的桎梏和笔墨的去留、画家修养等问题时，解读石涛的绘画美学思想，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石涛从

^① 潘运告：《清人论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一画”入手，对绘画的主体、自然关照、笔墨蒙养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我自用我法”和“不立一法，不舍一法”，具有空前的主体开拓精神和进步意义。他提出的笔墨、蒙养、尊受、资任等概念，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绘画美学精神。在具体的绘画实践中，石涛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可作为今天水墨画创作的借鉴。因此，研究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不仅是对古代艺术理论的总结，而且对今天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国画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由于本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借鉴了前代学者对史学、美学、传统画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

韦伯、余英时、陶晋生、刘泽华等学者在历史学方面的“士人”研究，为本文对士人精神的深入认识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①，在对中西方的“士”和“知识分子”做了比较后，指出“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共性与特性，并从“士人”的原始形态、思想传统、发展变化等方面梳理了“士人精神”的稳定性和超越性。本文对“士”的定义，基本沿用了余英时的判断。

由于“士人”的特征在宋明之后发生了许多显著变化，因此本文在研究这一时期士人的心理和身份变化时，查阅了大量宗教、地方志、经济研究方面的文献，从中梳理出“三教合一”的趋势以及士人与商人在地位和心理上的置换。

在研究文人画与“士人”关系、明清画论、近现代画家思想时，本文吸收了美术理论在这些问题研究方面的前沿成果。卢辅圣、林木对文人画历史和文人画特征的分析，薛永年对清代画家的研究，郎绍君、水天中对当代美术的探讨都给予本文许多启示。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此外，对新儒学思想的分析，对理解石涛画论中“一画”与“法”的关系有很大帮助。而李泽厚、宗白华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也启发了笔者将思维向纵深发展。

本文在以往石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石涛的绘画美学思想进行了进一步思考和探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新的思路和视角：

首先，以往有关石涛的研究，主要是偏重于绘画角度。本文则综合运用了文艺学、美学、历史学方法，试图从“士人”的层面来理解石涛的思想和行为。这样，以往被学界争论不休的石涛的气节问题，站在士人弘道的立场上，就变为自然而然的合理现象。而石涛在画语录中提出重要的“一画”概念，也是石涛心目中重要的“道”，这个“一画之道”，连接了宇宙、个体和绘画，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它是以“一”为特色的。这个“一”，既囊括了宇宙的生成法则和万物诞生的本根，又关系着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具有统一性和多变性。同时这个“一”具体而微又抽象玄奥，具有辨证色彩。它虽然类似于一个抽象的符号，但却传承了“道”的精神。

其次，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如一画、蒙养、生活、尊受等，虽然许多学者对此都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对这些概念加以阐释和说明，但对这些概念之间联系的梳理显得十分薄弱。本文从士人精神的角度出发，以“一画”为核心，分别对“一画”与“一画之法”、“画”、“理”、“蒙养”、“生活”等概念的关系作了阐释。指出这些概念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共同支撑起石涛对“道”的理解和阐发。

最后，本文从士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不同与以往的结论：以“四王”为首的文人画家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的维护者，而石涛被认为是典型的反叛者。但从文人画“志于道”的传统出发，我们却可以发现“四王”对笔墨的迷恋和绘画的程式化倾向，实际上背离了文人画“重道轻技”的传统，导致了文人画的没落。而石涛对“一画”的追求，则体现了文人画家对传统精神的回归。从这个角度讲，石涛才是文人画传统的维护者。在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体现出的士人精神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代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总的来说，本文以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士人精神为核心，追溯了士的特征及演变发展，并与相关的文人画传统相参照，力图从“士”的角度出发，对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体系提出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看法。

目 录

导 论	001
一、学术史研究综述	001
二、选题依据及意义	008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010
第一章 石涛思想中士的气质探究	001
第一节 士人精神的特征	001
一、士阶层的形成	001
二、士人精神的特征	005
第二节 宋明以后士人精神的演变	008
一、“三教合一”——儒、道、佛之间的吸收与融合	008
二、士商融合的基本倾向	013
第三节 石涛思想中的士人特质	019
一、石涛思想中的儒、释、道交融	020
二、士人群体的二重人格与石涛心理的复杂特征	023
三、“闲写青山卖”——石涛绘画的晚期商业走向	027
第二章 石涛文人画中的士人精神	034
第一节 文人画与士人的关系	034
一、士人与文人画的历史渊源	034
二、与士人相关的几个概念	039

第二节 文人画传统回溯	048
一、宋代文人画传统	048
二、元代文人画流变	050
三、明清文人画的新气象	052
第三节 石涛绘画中的文人画特征	055
一、“以文入画，以画证道”——诗书画印多种艺术的综合表现	055
二、简淡天真和奇崛豪放两种风格的并置	067
第三章 士人精神在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的确立	074
第一节 石涛对新儒学思想的继承	074
一、“一画开天”——宇宙图式的基本生成	079
二、“画以气盛之”——“气”与画的关系	083
三、“画从心者也”——艺术主体与绘画创作的融合	086
第二节 “道”与“一画”——石涛在一画论中对“道”的观念拓展	089
一、“道”的涵义变迁	089
二、“一画”与“道”的关系	092
三、石涛在“一画”中赋予的士人精神	096
四、“众有之本，万象之根”——“一画”与其他范畴的关系	099
第三节 石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107
一、石涛入世思想的渊源	107
二、“欲向皇家论赏心”——石涛的积极进取精神	110
第四节 “我自用我法”——石涛对社会的批判态度	113
一、“些许古人脚汗气”——明末清初画坛现状	113
二、“心期万物中，黄山无不有”——石涛对“四王”	